

# 中美俄战略三角效应与大国外交新思维\*

赵可金

**【内容提要】** 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对大国关系调整形成了“特朗普冲击波”，引发中美俄战略三角关系发生新的变化。由于中国崛起导致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中美俄关系日益具有战略三角效应。战略三角效应的逻辑在于几何学中的“三角不等式”效应，任何一个行为体（C）的安全或外交行为，都深受其他两个行为体（A，B）的影响，这一逻辑从根本上来说是权力平衡原理在大国关系中的实现形式。“特朗普冲击波”对大国关系的冲击集中体现了中美俄战略三角关系的联动效应，导致大国外交逻辑发生本质性变化，表现为大国无内政、外交非传统和竞争有底线，中美俄大国关系逐渐开辟出新的赛道。这一大国外交逻辑的变化意味着中美俄关系已经不完全是大国战略竞争的三角平面游戏，而是三大政治经济体系之间竞争与合作并存的三维立体游戏。为适应中美俄战略三角效应和大国外交逻辑的变化，中国需确立大国外交新思维，着眼于统筹世界大变局、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三者之间的关系，经略大国外交新生态，塑造战略新优势，积极争取新中间地带支持。尤其是推动建立中美俄元首会晤机制，将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和新中间地带纳入中美俄战略三角框架，致力于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不断提升自身驾驭中美俄战略三角关系战略主动权的能力。

**【关键词】** “特朗普冲击波” 中美俄战略三角 战略竞合 大国关系 中国外交

**【作者简介】** 赵可金，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际秩序大变革对东北亚地区局势影响研究”（22JJD810036）的阶段性成果。

2024 年美国大选把特朗普再次推上美国总统宝座。随着特朗普第二次入主白宫，美国政局乃至整个世界格局均面临着高度不确定性的挑战，被舆论称之为“特朗普冲击波”<sup>①</sup>。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居于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中心，美国政治的动向不仅左右着美国，也深刻影响着整个世界的未来走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特朗普冲击波”影响必将是世界性的，是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的一部分。其中，大国关系是“特朗普冲击波”的“风暴眼”。特朗普在一系列领域中的激进政策倾向令人既有所期待又不免担忧。显然，作为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的大国，中国在未来如何应对“特朗普冲击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当前中国外交面临的重大理论课题和战略实践选择。

## 一 战略三角理论概念的产生与实践效应

中国、美国和俄罗斯是左右当今世界格局的三大战略力量，三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大课题。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美两国战略界就提出了“大三角”的设想。1969 年，受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指派，陈毅等四位元帅提交的《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和《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等报告首次提出“大三角”概念，认为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中国可借战略主动地位调整三方互动关系。“在中、美、苏三大力量的斗争中，美对中苏，苏对中美，都要加以运用，谋取它们最大的战略利益”；我们“对美、苏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也包括用谈判方式进行斗争。原则上坚定，策略上灵活”<sup>②</sup>。与此同时，美国战略家亨利·基辛格也针对冷战背景下的大国关系提出了中美苏“战略大三角”理论。在这一大三角关系中，华盛顿处于北京和莫斯科三角的顶端，其与北京的关系要近于北京与莫斯科的关系，这一战略判断是美国改善与中国关系的理论基础<sup>③</sup>。自此之后，关于中美苏关系和中美俄关系的讨论就一直是学界和战略界关注的焦点。

---

① 达巍：《“特朗普冲击波”，中国或首当其冲》，载《世界知识》2024 年第 16 期。

② 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系列辞典》，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386 页。

③ 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4, p. 885.

然而，关于如何界定中美俄战略三边关系的性质，学界一直存在争论。美国政治学者罗德明（Lowell Dittmer）最早建构了一个战略三角（Strategic Triangle）的博弈论分析模型，并阐述了三角关系的类型学<sup>①</sup>。该理论最初用于解析中国、美国和苏联之间的三方战略博弈。所谓“战略三角”，指的是“三个行为体之间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这些关系为它们之间的合作与冲突提供了激励与约束。每个行为体都将另外两个视为安全保障或威胁的来源”<sup>②</sup>。根据三方关系的性质是友好还是敌对，罗德明将战略三角区分为四种主要形态：三方均维持友好关系的三边家族型，一方与另外双方均保持友好但另外双方呈现敌对态势的罗曼蒂克型，双方友好但第三方被孤立的双边联姻型和三方彼此均处于敌对关系的单位否决型。当然，上述四种战略三角形态并非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情境变化而转化。显然，战略三角关系的意义在于，存在着一个“三角不等式”效应，即  $AC + CB \geq AB$ ，任何一个行为体（C）的安全或外交行为，都深受其他两个行为体（A，B）的影响。显然，战略三角是有条件的，并非任何三国都可以形成战略三角关系，只有当任何双方实力之和大于或等于第三方时，才具有改变战略平衡的潜力，导致 A、B、C 任何一方的战略调整，都会产生其他双方战略调整效应，只有满足此条件，任何三国才会构成战略三角关系。

战略三角关系从根本上来说是权力平衡原理在大国关系中的实现形式。在冷战爆发初期，美苏在各自领导的两大阵营内部居于冷战对峙的战略主导地位，包括法国、英国、中国等所有其他大国均不具备左右美苏战略平衡的能力，只能选择“一边倒”的结盟政策。然而，随着中国、西欧、日本实力逐渐恢复，两大阵营内部的战略自主倾向日益突出，逐渐具备了左右美苏战略平衡的潜力。与西欧、日本在战略上追随美国不同，随着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在战略上强调更加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才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开始形成。特别是随着中美乒乓外交、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国与美国和解共同应对苏联威胁，产生了“小球转动大球”的战略三角效应。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原来的中美苏战略三角不复存在，尽管

---

<sup>①</sup> Lowell Dittmer, “The Strategic Triangle: An Elementary Game – Theoretical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Vol. 22, No. 4, 1981, pp. 485 – 515.

<sup>②</sup> “The Strategic Triangle: A Critical Review”, in Lipiyong J. Kim, ed., *The Strategic Triangle: China, the United State and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Paragon House Publishers, 1987, pp. 29 – 47.

中俄均面临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中俄实力加起来也无法改变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 $A + B < C$ ），故始终没有出现中俄联手对抗美国的战略三角关系。在此期间，中美俄三方均希望自己在三边关系（Trilateral Relations）中寻求获得更加有利的战略地位，但无论三方在战略组合上作出何种调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均没有产生全球性的战略影响。

真正推动中美俄出现新战略三角效应的客观条件是中国的崛起。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加入了包括 WTO 在内的一系列国际组织，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快速提高，2010 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2 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到 18.5%，谷物总产量稳居世界首位，制造业规模、外汇储备稳居世界第一，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首位，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快速崛起，引发了国际力量对比的历史性变化，中美两国实力日益接近，在西太平洋逐渐与美国形成势均力敌的战略平衡状态。在中美日益趋于战略平衡的条件下，作为第三方的俄罗斯、印度、日本等大国越来越具有与中美一起构成战略三角关系的潜力。近年来，美国也逐步改变了对华接触战略，确立了对华竞争战略，从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sup>①</sup>和实施“印太战略”<sup>②</sup>，美国明确将俄罗斯和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sup>③</sup>，释放出了大国战略竞争的信号，并在诸多问题上调整战略布局。在美国战略竞争压力下，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入，从 2011 年发展“平等信任、相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sup>④</sup>到 2017 年的“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协作

---

① “Fact Sheet: Advancing the Rebalance to Asia and the Pacific”.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5/11/16/fact-sheet-advancing-rebalance-asia-and-pacific>, 访问时间: 2025 年 3 月 28 日。

②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https://biden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 访问时间: 2025 年 3 月 28 日。

③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President Trump Release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https://2017-2021.state.gov/president-trump-release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 访问时间: 2025 年 3 月 28 日。

④ 《推进战略协作 放眼世代友好——中俄同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十周年》，<https://china.huanqiu.com/article/9CaKrnJFU5U>, 访问时间: 2020 年 11 月 28 日。

伙伴关系”<sup>①</sup>，再到2019年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sup>②</sup>，中俄两国树立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尤其是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及其盟国掀起了十多轮对俄制裁，新时代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向着更高水平、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不断迈进，越来越具有了类似于罗德明“双边联姻型战略三角”的形态。迄今为止，中俄虽都与美存在战略分歧，但也都希望与美改善和发展关系，并未结成反美联盟。随着中美关系越来越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俄罗斯越来越具有左右中美关系“战略三角”效应的第三方潜力，俄罗斯的战略走向直接影响着中美战略关系的天平。

## 二 “特朗普冲击波”对大国关系的影响

对中国崛起引发的战略后果的讨论，在学界已经是一门显学。从戴维·兰普顿提出的“临界点”论<sup>③</sup>到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论<sup>④</sup>，再到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提出的“百年马拉松”（The Hundred Year Marathon）<sup>⑤</sup>，美国学者从学理上解释了美国政府自2017年开始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原因。然而，在美国全球战略框架中，中国和俄罗斯均被界定为“竞争者”，区别仅仅在于战略次序差异，这一差异导致美国政府究竟是采取以俄罗斯作为主要竞争对手的战略（比如拜登政府）还是采取以中国作为主要竞争对手的战略（比如特朗普政府）。美国战略界尽管对中俄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这一认知存在共识，但也出现了“双重遏制”“分化离间”“刚柔并济”等不同主张，反映了美国战略界的矛盾心理。

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的全球战略是改善美俄关系，共同应对中国挑战，推进

---

① 《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新目标与新作为》，<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9/1018/c1002-31407945.html>，访问时间：2020年11月28日。

② 马小宁、高石、韩秉宸、王海林：《七十年岁月峥嵘 新时代接续奋斗》，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12月24日。

③ 《综述：习近平访美将深化新型大国关系内涵》，<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911/c1001-27573906.html>，访问时间：2025年3月28日。

④ [美]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陈定定、傅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51~132页。

⑤ Michael Pillsbury, *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 New York: St. Martin's Griffin, 2016, pp. 10-12.

特朗普主义的一系列外交议程，引发了一波“特朗普冲击波”。特朗普在执政初期频繁释放对俄善意，试图改善美俄关系，与普京在国际会议场合多次会晤，表达邀请俄罗斯重新加入 G7 的意愿，并在乌克兰问题上多次质疑美国介入俄乌冲突的必要性。然而，由于特朗普政府缺乏执政经验，受到情报机构以及建制派干扰，国会发起“通俄门”调查，特朗普对俄亲近的政策并没有产生实际进展。在经济和外交上，美国继续加强对俄罗斯制裁，包括针对能源、金融等关键领域的限制措施。2017 年 8 月，特朗普签署《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扩大对俄能源、金融和国防企业的制裁范围，包括限制欧洲国家参与俄罗斯“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在安全上，2019 年 2 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单方面退出美俄《中程导弹条约》(INF Treaty)，指责俄罗斯长期违约部署陆基中程导弹，导致美俄军控体系崩溃，同时，美国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标枪”反坦克导弹等军事装备。此外，美国国会通过《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限制总统对俄外交自由度，导致政策执行缺乏连贯性，最终特朗普改善美俄关系的意图没有实现。

2025 年 1 月 20 日，特朗普以“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重返白宫，必然再次启动其全球战略。在中美战略竞争成为美国朝野共识的背景下，特朗普已经摆脱了第一任期经验缺乏和受建制派干扰的限制，必然会在更大的范围内引发新一轮“特朗普冲击波”。从中美俄战略三角效应来看，特朗普冲击波的基本机制是以解决乌克兰问题为抓手，通过调整美俄关系，启动“退群”进程，聚焦中美战略竞争，释放中美俄“战略三角效应”，为国内政治变局和中美竞争创造战略自主空间。

一是推进美俄关系正常化。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就夸下了“24 小时内解决俄乌冲突”的海口。2025 年 2 月 12 日，特朗普与普京通电话，讨论结束乌克兰冲突问题。其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双方同意就结束俄乌冲突进行紧密合作，并派遣各自团队立即开始谈判。2 月 18 日，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了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三年来的首次直接会谈，双方同意建立磋商机制，同意恢复美俄使馆工作人员配置，同意为未来在共同地缘政治利益问题及经济和投资机会方面的合作奠定基础，决定成立消除刺激两国关系因素咨询机制，成立解决俄乌冲突谈判小组，并启动两国总统会晤的筹备工作。

2025 年 2 月 25 日，美俄两国官员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晤，继续就恢复俄美两国关系和结束俄乌冲突展开磋商。2 月 27 日，俄总统普京出席联邦安全局委员会年度会议时表示，俄罗斯和美国已准备好重新建立合作关系。美俄代表

团于2月27日在伊斯坦布尔举行技术层面会谈，但会后双方均未向外界发布任何会谈内容及评论。3月14日，普京总统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闭门会谈，俄美双方均未透露此次会晤的细节、进程或结果。3月18日，特朗普与普京通话。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通报通话内容包括：（1）俄乌将互换175名被俘人员；（2）俄方支持俄乌30天内不攻击对方能源基础设施提议；（3）俄方强调解决俄乌问题关键前提是停止对乌军援；（4）俄方称若乌军投降将给予人道待遇；（5）俄方同意就黑海航运安全倡议开始谈判；（6）俄美将加强双边合作及全球安全协作<sup>①</sup>。

然而，特朗普推进美俄关系正常化和调解乌克兰问题的进展并没有预想的顺利，近期俄乌战场形势反而更加激烈了。在未来一段时间，美俄会以解决乌克兰问题为载体，持续推进双边关系正常化进程，虽然俄乌冲突能否解决依然充满变数，但美俄关系正常化在未来应该是大概率事件。

二是启动“退群”进程。“退群”也是“特朗普冲击波”的一个重要震荡源。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曾退出《巴黎协定》、伊核协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十多个国际多边合作机制。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就任伊始即签署行政令，宣布美国将退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美国将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公共卫生官员已被指示立即停止与世卫组织的合作。2月4日，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再次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并禁止未来向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提供资金。尽管美国没有退出联合国、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但其任期内对国际组织的参与和支持肯定会大打折扣。

同时，特朗普政府启动了北约盟国和世界各地盟国分担防务义务的进程，迫使盟国承担美国在盟国驻军全部费用甚至额外支付会员费。更加令盟国无法接受的是，特朗普在不同场合多次称加拿大是美国的一个州<sup>②</sup>，签署行政令将墨西哥

---

<sup>①</sup>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http://content-static.cctvnews.cctv.com/snow-book/index.html?item\\_id=15436174403589482243&toc\\_style\\_id=feeds\\_default&share\\_to=copy\\_url&track\\_id=b4497418-d914-4bc9-b684-27593d8ca1b1](http://content-static.cctvnews.cctv.com/snow-book/index.html?item_id=15436174403589482243&toc_style_id=feeds_default&share_to=copy_url&track_id=b4497418-d914-4bc9-b684-27593d8ca1b1)，访问时间：2025年3月28日。

<sup>②</sup> 《加媒：特朗普再次将加拿大称为美“第51个州”，安大略省省长提出“反向建议”》，<https://w.huanqiu.com/article/4KyO1QrXYgT>，访问时间：2025年3月28日。

湾更名为“美国湾”<sup>①</sup>，声称不排除通过“军事或经济胁迫”手段夺取格陵兰岛控制权<sup>②</sup>、“收回”巴拿马运河和接管加沙地带<sup>③</sup>。

显然，“特朗普冲击波”以追求“美国优先”的赤裸裸霸道做派对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所谓“自由国际秩序”产生了巨大的震荡效应，必将引发美国盟国、国际社会甚至美国国内政治反噬。无论是美俄关系正常化，还是美国“退群”和要求盟国承担更多防务义务，“特朗普冲击波”必将导致发达国家之间的“西西矛盾”凸显，整个世界局势更趋动荡。

三是加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美国对华战略就转入竞争轨道，从实施贸易战、限制高科技领域的投资和出口、挑战台湾问题红线，到推动中美脱钩等一系列举措，中美关系已经无法再回到过去接触和合作的轨道。特朗普对华竞争路线在拜登政府时期得到了延续，后者甚至在强化对华高科技打压、加强盟友协同和推进“印太战略”等方面实施了更多措施。

面对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格局，特朗普第二任期在战略上不会作出重大调整，但在策略和方式方法上会有新的变化。2025 年 2 月 1 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对进口自加拿大、墨西哥两国的商品加征 25% 关税，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 10% 关税，继续延续第一任期的关税政策，包括限制中国在美科技及能源领域投资，并要求墨西哥对华加征关税以绕过美国自身限制<sup>④</sup>。

此外，特朗普在矿产资源、关键航道等领域实施的新政策，表明美国对华竞争的重点调整为能源捆绑和通道控制。近期，美国通过控制关键矿产（如稀土、锂）削弱中国在新能源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例如施压乌克兰以矿产开采权换取

---

① 《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http://www.news.cn/20250121/13cb11c89b89414aa26aa56f8fe4e73a/c.html>，访问时间：2025 年 3 月 28 日。

② 《丹麦首相：美副总统夫人率代表团访格陵兰岛是“不可接受的施压”》，<http://www.news.cn/world/20250325/6e4505720cf148ea8597826378d4a98a/c.html>，访问时间：2025 年 3 月 28 日。

③ 《总台记者探访 | 巴拿马运河：百年主权抗争成就全球贸易“黄金水道”》，<https://news.cri.cn/2025-02-16/626c40c7-3278-188a-92b0-cb9d3fede5b5.html>，访问时间：2025 年 3 月 28 日。

④ “Fact Sheet: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Imposes Tariffs on Imports from Canada, Mexico and China”. <https://www.whitehouse.gov/fact-sheets/2025/02/fact-sheet-president-donald-j-trump-imposes-tariffs-on-imports-from-canada-mexico-and-china/>，访问时间：2025 年 3 月 29 日。

军事援助，推动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矿产加工环节回流美国，冲击中国锂电池、光伏产业上游供应链。同时，美国除了在极大规模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领域扩大对中国科技企业限制和制裁范围之外，还通过《数字服务法案》限制中国数据跨境流动，阻断中国参与下一代技术标准制定。另外，特朗普还加强了对巴拿马运河、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英吉利海峡、丹麦海峡等全球最繁忙的五条航道的控制，推动对中国商船征收港口费以打击中国造船业，强取格陵兰岛遏制中国“冰上丝绸之路”计划。

不难看出，特朗普对华战略竞争聚焦在科技、经贸、商业等层面，全力封锁、压制中国崛起势头，改善对俄关系的核心也是为了分化中俄关系，在对华竞争上打俄罗斯牌。与此同时，特朗普会在改善美俄关系基础上，加强在安全、政治、意识形态、外交等方面与中国领导人的接触，包括推动中美元首峰会等，避免中美竞争失控。

总体来看，“特朗普冲击波”并不是一种荒唐行为，而是有着清晰的战略逻辑。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对美国和世界关系作出了全新的判断。在特朗普看来，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是不可靠的。对美国来说，外交的目标是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中国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竞争的核心是技术竞争和产业竞争。从技术竞争来说，美国在原创性基础技术创新方面存在优势，中国在应用技术创新方面存在优势。从产业竞争来说，中国在制造业方面存在竞争优势，美国在服务业方面存在竞争优势。在技术竞争和产业竞争上，特朗普争取俄罗斯的关键是实现作为世界经济上游主导国的俄罗斯和世界经济下游主导国的美国建立新经济联盟，协力应对中国、欧洲、日韩等世界经济中游国家，实现美国的制造业回归战略目标。

然而，对“特朗普冲击波”的影响也不能夸大，特朗普还面临众多限制因素。首先是美俄关系的刚性。美俄正常化面临很大的国际国内阻力，无论是美国的盟友，还是国内的建制派，都会对特朗普的行动进行最大程度掣肘。其次是中俄关系的韧性。俄罗斯会抓住特朗普改善俄美关系的机遇，但是是否会因此与美协力对付中国则令人怀疑，即便如此，在这一方面的俄美合作也不会进展得那么顺利。最后是中美关系的粘性。与俄美关系相比，中美两国在双边和多边方面还存在大量合作空间，中俄间的实际共同利益限制了中美俄战略三角的地缘政治效应。

### 三 大国外交新逻辑与大国外交实践的新特点

理解中美俄战略三角关系的互动，不能仅仅观察大国关系的表层调整，必须探究大国关系背后的深层逻辑。在历经 21 世纪经济全球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洗礼后，任何一个大国都已经与上个世纪的大国存在着根本性区别，每一个大国都被卷入全球化网络，那种殖民扩张、抢夺地盘和相互承认势力范围的大国博弈方式已然跟不上时代的潮流，脱钩、断链、毁约、筑墙的做法割不断全球市场的国际分工和紧密联系。在世界已然连为体的时代背景下，中美俄大国外交的战略三角效应面临着新的时代背景和现实因素，需要确立新的逻辑来思考和应对。

#### （一）大国无内政

大国无内政的基本逻辑是大国外交并非仅仅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中的外交问题，更重要是应对自身内政问题所产生的外部影响。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打破了一国内政和外交界限，世界各国的内政和外交界限越来越模糊，出现了外交中隐含着内政的新现象。尤其是对于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来说，内政问题本身已经变成外交问题。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美国、中国和俄罗斯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几乎所有方面的战略规划都产生广泛的世界影响。原本作为纯粹大国内政问题的议题由于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已经越来越成为全球性议题，中美俄都是如此，大国无内政成为大国外交的新逻辑。

冷战后，美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冷战期间的军备控制、核威慑、地区安全等高政治议题在外交实践中的地位下降，贸易、投资、移民、毒品、出口管制、反恐、气候变化等低政治议题在外交活动中的地位上升，“长臂管辖”“颜色革命”等形形色色的单边主义手段和相互依赖武器化的行为越来越被滥用。对美国外交内政化的趋势，萨缪尔·亨廷顿曾撰文强调“美国国家利益的侵蚀”<sup>①</sup>和“我们是谁”<sup>②</sup>的困惑。在美国外交视野中，外交和内政没有本质的区别，这一特征在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外交实践中均有所体现，而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与其他几届政府相比尤为明显，比如特朗普政府在边境

<sup>①</sup> Sameul P. Huntington, “The Erosion of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s”, *Foreign Affairs*, Vol. 76, No. 5, 1997, pp. 28 - 49.

<sup>②</sup> [美] 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8 页。

管控、气候变化、关税计划、政府改革等领域的一系列政策议程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外部效应，这是由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所决定的。

相比之下，尽管中国和俄罗斯国内事务的外部影响力要低于美国，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国无内政逻辑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无论是中国寻求高科技自立自强和高质量发展的一系列举措，还是俄罗斯的能源政策和应对西方制裁的国内举措，也都日益成为大国在外交谈判中的重要议题。

国内与国际一体、发展与安全联动、国家与社会互嵌的时代发展趋势，一起决定着大国外交内政化的逻辑，也构成了中美俄战略三角效应的基本生态条件。

## （二）外交非传统

外交非传统的基本逻辑是，大国外交实践不仅存在于政府与政府之间依托外交部、驻外使领馆、驻外使团为主要载体的传统外交互动，也越来越强调非外交部门甚至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非传统外交互动。内政在大国外交中地位的上升，导致大量非外交部门甚至非国家行为体卷入到外交实践过程中来，引发了大国外交越来越转向非传统外交的轨道，商务、财经、民政等非外交部门和企业、社会、政党等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建立非传统外交关系网络，也日益成为大国外交的新赛道。

进入 21 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公共外交、经济外交、城市外交、环境外交等新兴外交议题，非外交部门开始大量卷入外交实践过程中，大国外交在实践中也越来越重视推进涵盖传统外交和非传统外交相结合的地区和全球层面合作架构的建设。比如中国提出并持续推进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俄罗斯推动的欧亚经济联盟进程，美国推动的美加墨贸易协定、“印太战略”、清洁网络倡议等，都已经超越了传统外交范畴，涵盖了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资源开发与利用，供应链安全保障以及数字经济、贸易、金融、执法合作等众多领域，导致商务部、财政部、央行和其他行政部门在大国外交实践中的地位越来越凸显，跨国公司、智库、媒体、大学、非政府组织在大国外交实践中也越来越活跃，世界经济论坛、博鳌亚洲论坛、东方经济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会等非官方平台越来越成为大国外交的重要平台。

“特朗普冲击波”就是美国外交中非传统外交上升的重要案例。近年来，美国内政国际化趋势进一步凸显，其国内思潮从进步主义主导走向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极化，不仅存在着民主党和共和党传统的红蓝角力，而且出现了建制派与反建制派的对立。特朗普的再次崛起表明，除了代表美国右翼保守主义的反建制

派在美国国内占据上风之外，他还获得了以彼得·蒂尔和马斯克为代表的硅谷高科技产业集团等“科技右翼”<sup>①</sup>的支持，改变了以往华尔街金融集团和进步主义建制派主导美国的格局。美国华尔街金融集团与硅谷高科技产业集团的斗争成为左右美国政治走向和战略调整的重要动因。相比华尔街金融集团的经济全球化政策，硅谷高科技产业集团更倾向于经济安全化政策，他们希望保障稀土等关键矿产供应、维护芯片等关键核心技术优势，并提出获取稳定可靠的国际战略通道和供应链等要求，使得反对自由国际秩序和重视非外交部门越来越成为特朗普政府甚至继任美国政府未来要进行的两个重要外交向度的调整。因此，中美俄战略三角效应不仅体现在三方的官方外交层面，也体现在非官方层面上，如何构建非传统外交赛道的实践体系成为大国外交的新课题。

### （三）竞争有底线

竞争有底线的基本逻辑是大国无内政和外交非传统共同导致的，大国外交由于更多受到国内因素和非国家行为体因素的限制，导致对外竞争越来越趋于谨慎，极力避免滑入相互冲突甚至开战的泥潭。与 20 世纪之前近代大国的无底线竞争不同，21 世纪的大国竞争越来越强调底线思维，各大国都在竭力避免冲突升级和爆发大国战争。

首先，大国战争底线。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尽管大国与小国之间可能会兵戎相见，比如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军事冲突，但大国和大国都在竭力避免竞争升级和局势失控，呈现为“大国无战争”<sup>②</sup>的特征。无论是拜登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在处理美俄关系和中美关系时都表现出竭力避免大国直接兵戎相见的可能。特朗普在多个场合表示不想冒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包括在与泽连斯基争论时明确表达了这一立场<sup>③</sup>。在俄乌冲突期间，尽管俄罗斯受到前所未有的战略压力，甚至一度威胁动用核武器，但最终还是保持了战略审慎的态度。迄今为止，中美俄各方在表态中，均对世界大战和大国战争保持明确的反对态度，这是中美俄

---

<sup>①</sup> “Interview of President Trump and Elon Musk by Sean Hannity, ‘The Sean Hannity Show’”. <https://www.whitehouse.gov/remarks/2025/02/interview-of-president-trump-and-elon-musk-by-sean-hannity-the-sean-hannity-show/>, 访问时间：2025 年 3 月 29 日。

<sup>②</sup> 杨原、曹玮：《大国无战争、功能分异与两极体系下的大国共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 年第 8 期。

<sup>③</sup> “Trump Accuses Zelensky of ‘Gambling with World War Three’”.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9dejdynggo>, 访问时间：2025 年 3 月 5 日。

战略三角效应之和平功能的重要体现。

其次，大国脱钩底线。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大国之间会因为安全问题而威胁甚至推动脱钩，但不会从根本上完全彻底脱钩。进入 21 世纪以来，美俄和中美之间均出现了因复杂矛盾而导致的脱钩现象。克里米亚危机后，美国对俄罗斯发起了多轮制裁，美国在几乎所有国际场合都与俄罗斯划清界限。然而，在经过十多年制裁后，美国战略界日益发现切断与俄罗斯的联系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需要维系与俄罗斯的互动通道。2025 年以来，特朗普改善美俄关系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恢复外交关系。同样，2017 年美国不断挑起中美关系摩擦后，无论是特朗普政府推行的“脱钩”政策<sup>①</sup>，还是拜登政府实施的“去风险”政策<sup>②</sup>，最终均表明中美完全脱钩是不可能的。在中美摩擦期间，美方也一直寻求与中方直接开展对话和建立热线联系渠道，从安克雷奇对话到两国元首的通话、会晤，均表明中美需要建立起大国外交护栏，甚至是建立起最高层级的元首热线联系机制。在此背景下，即便中美俄三国元首无法建立类似于二战期间的峰会机制，任何双方的元首会晤也必然会对第三方关系产生联动效应，中美俄三方彼此完全脱钩是根本做不到的，更何况联合国安理会的五常机制决定了中美俄战略三角效应具有极高的韧性。

最后，大国全赢底线。冷战后的世界是一个多元的世界，世界多极化也是一个客观趋势。在可见的未来，大国之间的竞争肯定不会出现一方压倒另一方的胜者全得局面，中美俄三方均无法实现压倒性的胜利。从冷战终结到全球金融危机，从中美贸易战到俄乌冲突，冷战结束以来四十多年的历史表明，没有一个大国能够在大国竞争中全赢，只有寻求双赢和共赢，才是大国外交的必由之路。

从大国无内政、外交非传统、竞争有底线三条大国外交新逻辑来看，当前的中美俄战略三角已经不同于冷战体系下的中美苏战略三角，它本质上是一个共处于全球生态体系下的新战略三角。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并行不悖的背景

---

<sup>①</sup> 特朗普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对华脱钩政策，参见《2018 年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 of 2018)、《确保信息和通信技术及服务供应链的安全》(Securing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and Services Supply Chain)、《美国芯片法案》(CHIPS for America Act)等。

<sup>②</sup> 2023 年 5 月广岛七国集团峰会公报提出“去风险”(de-risking)的说法，而不是与中国“脱钩”(de-coupling)，参见：<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media/64497/g7-2023-hiroshima-leaders-communicu%C3%A9.pdf>，访问时间：2025 年 3 月 5 日。

下，中美俄三方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完全是大国战略竞争的三角平面游戏，而是三大国政治经济社会体系之间的三维立体游戏。大国之间有竞争，但更有合作，这是一个竞争与合作共存的大国外交网络。在中美俄战略三角网络中，对每一个国家来说，面对外交与内政联动、发展与安全双需求和国家与社会互嵌的新生态，寻求确立正确的大国相处之道是必由之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正在探索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俄罗斯和美国推进的大国关系调整，都是探寻大国外交新逻辑的不同努力，这一努力很可能是一场长期的马拉松，将贯穿大国外交实践的全过程。

## 四 中国外交新对策

面对中美俄战略三角关系的快速调整，中国外交应适应战略三角效应的客观规律，确立大国外交新思维，坚持以我为主、顺势而为、守正创新、积极有为，着眼于统筹世界大变局、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三者之间的生态关系，经略大国外交新生态，塑造战略新优势，不断提升中国外交在中美俄战略三角关系中的战略主动权。

### （一）推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具有全球影响的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力量对比日益接近，是推动中美俄形成战略三角关系的发动机。2024 年美国名义 GDP 总额为 29.2 万亿美元，中国名义 GDP 为 18.9 万亿美元，中美两国经济总量加起来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超过 40%<sup>①</sup>。无论从中美两国各自的民族梦想出发，还是从世界和平发展的大局出发，中美关系的走向对世界大变局的生态体系都具有全局性影响。为了避免中美关系失控令两国人民乃至整个世界人民遭受灾难，中美关系在较长一段时期内的核心目标是管控矛盾和分歧，坚持稳定、健康、可持续的目标不能变。

从世界大变局来看，对中美关系造成最大冲击的因素并非来自其他方面，而是来自于中美两国自身的战略走向。无论是俄乌冲突造成的国际局势不稳定，还是特朗普上台造成的美国与世界关系不确定，在性质上都是世界百年大变局的体现，这一大变局的主轴就是中美力量对比变化的复杂性。一方面，无论在西太平洋地区，还是在整个全球，中美力量对比在日益接近，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

---

<sup>①</sup>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2024/April>, 访问时间：2025 年 3 月 8 日。

力的上升对美国的全球霸权形成了一定的冲击，一些学者称之为“美国霸权的衰落”<sup>①</sup>。另一方面，中美两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也在日益拉大，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他大国已经越来越失去与中美两国共同竞争的机会，整个世界呈现为“中美引领”的双头体系。从这个客观结构出发，中美关系的战略动向左右着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进程，但其他国家的战略动向无法左右中美关系的节奏和进程。无论是俄乌冲突，还是巴以冲突，都没有从根本上影响中美关系的走向。相反，中美关系的任何变化都会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而中美俄战略三角关系就是中美关系变化的一个重要产物。

基于中美关系对世界大变局和中美俄战略三角的塑造效应，中国对美外交必须增强战略定力，坚持知雄守雌，谋定后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对美外交重在“稳”字当头，积极探寻大国正确相处之道，妥善管控双多边矛盾和分歧，推动中美关系沿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轨道前进。面对来自“特朗普冲击波”的影响，中国应主动作为、顺势而为，着眼于塑造和维护中美俄战略三角的稳定性，通过推动建立中美俄首脑峰会机制和完善中美战略沟通渠道，积极参与地区热点问题解决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中美俄战略三角不断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

## （二）推进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质升级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俄关系具有强大内生动力和独特战略价值，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任何第三方影响。中俄两国的发展战略和外交政策是管长远的。”<sup>②</sup>自冷战结束以来，在中俄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历经世界风云变化的考验，逐渐确立起患难与共、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真朋友关系，掌握着中美俄战略三角关系变化的方向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俄关系不受任何一时一地和外部环境因素干扰，

---

<sup>①</sup> “美国霸权的衰落”这一观点最早由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其1987年出版的著作《大国的兴衰》中提出。近年来，随着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相对减弱，以及新兴国家的崛起，关于“美国霸权的衰落”的讨论更趋热烈，详见 Nussaiba Ashraf, “Revisi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egacy on Hegemony: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Hegemony from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Vol. 8. No. 6, 2020, pp. 410 – 426; 杨卫东:《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基于政治领导力的视角》，载《国际论坛》2021年第1期。

<sup>②</sup>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https://www.mfa.gov.cn/zyxw/202502/t20250224\\_11561364.shtml](https://www.mfa.gov.cn/zyxw/202502/t20250224_11561364.shtml)，访问时间：2023年3月2日。

推进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质升级是中俄关系不可动摇的根本目标。

相比中俄关系的全局性和战略性意义，美俄关系的变化仅具有局部性和策略性的意义。美俄关系变化的动力来自于各自国内的需求，而中俄关系变化的动力来自于国际战略格局。因此，面对“特朗普冲击波”，中俄关系应在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框架内加强韧性，聚焦“为国际关系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这一核心目标，重在释放内生动力和战略潜力推动双边关系提质升级。从内生动力来说，中俄关系是新型国际关系和相邻大国关系的典范，应深化“五个坚持”<sup>①</sup>，夯实双边关系的安身立命之基。“五个坚持”从根本上着眼于中俄两国核心利益和共同利益，不受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第三方影响，是中俄战略关系的战略存量和定海神针。从战略潜力来说，中俄关系应在“五个坚持”基础上加强战略协调，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积极回应第三方因素，经营好中美俄战略三角关系的战略增量和增长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国乐见有关各方达成可持续和长久的和平方案，但也必须作出相关努力：促使各方提升战略透明度，尤其是不应以牺牲第三方利益为代价；督促各方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普遍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 （三）经略新中间地带合作的新空间

中美俄战略三角缘于中美互动，重在三角联动，止于中间地带。中美俄战略三角是一个动态的大国博弈机制，任何一方的变动都会对其他两方产生联动效应，其中最根本的因素是中美力量对比变化引发的战略效应。然而，中美俄三方的联动并非严丝合缝的板块运动，而是在大国之间存在着折冲樽俎的缓冲地带和回旋空间。在历史上，这一缓冲地带和回旋空间往往沦为大国地缘政治争夺的势力范围，相互承认的地缘政治棋局。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相互依赖程度的提升，中美俄战略三角之间的缓冲地带在性质上越来越成为大国力量盘根错节、彼此交织的新中间地带。与地缘政治缓冲地带相比，新中间地带的本质特征是开放

---

<sup>①</sup> 所谓“五个坚持”，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于 2024 年 5 月 16 日举行会谈后提出的发展中俄关系的主张：坚持以相互尊重为根本，始终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坚持以合作共赢为动力，构建中俄互惠互利新格局；坚持以世代友好为基础，共同传递中俄友谊的火炬；坚持以战略协作为支撑，引领全球治理正确方向；坚持以公平正义为宗旨，致力于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参见：《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会见记者》，[https://www.mfa.gov.cn/web/zyxw/202405/t20240516\\_11305615.shtml](https://www.mfa.gov.cn/web/zyxw/202405/t20240516_11305615.shtml)，访问时间：2025 年 3 月 29 日。

性，它并非是某一大国主导的势力范围，而是各大国力量交织交汇的开放平台。如何争取新中间地带的支持，成为大国外交博弈的核心课题。

一方面，周边地区是大国博弈的首要中间地带。在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中美俄均将战略重心聚焦作为新中间地带的周边地区，维护和巩固全球战略的基本盘。近年来，俄罗斯致力于经略周边，以欧亚经济联盟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为依托，在东欧、中东、中亚甚至远东地区推出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举措。特朗普第二次入主白宫后，美国也开始在战略上突出经略周边，在与加拿大、墨西哥、拉美各国的关系上提出了一些新的战略设想，在周边地区引发了一连串连锁反应。面对俄美在周边地区的战略动向，中国外交应该着眼中美俄战略三角关系，坚持贯彻党的十八大以来周边外交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经略周边、稳定周边、塑造周边，从东北、东南、西南、西北四个方向构建地缘战略屏障，丰富外交工具箱，致力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这是应对大国战略博弈的安身立命之本。

另一方面，非国家行为体是新中间地带的重要力量。面对大国博弈，真正保持不选边的可靠力量并非是中小国家的政府，而是涵盖了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和科技体系等非国家行为体。首先，跨国公司和跨国资本是大国博弈的最主要中间力量。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统计数据，截至2018年，跨国公司及其国外分支机构贡献了全球产出的33%、全球GDP的28%、全球就业的23%以及超过50%的全球出口贸易<sup>①</sup>。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构成了一个覆盖范围极广的网络，它们周旋于大国之间，竭力避免在大国竞争中“选边站队”。有研究发现，在中美贸易摩擦频发的背景下，跨国公司更多向中美之间的中间地带转移，大多数并非采取非此即彼的战略选择<sup>②</sup>。其次，与跨国公司类似，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大学、科研机构和智库等行为体也表现出了类似的行为选择。尽管一些大国采取了“退群”“脱钩”“断链”的举措，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斩断这些非国家行为体的跨国网络，所谓的深度全球化进程仍然处于快速前进之中。因此，对于新时代的中国外交而言，积极争取新中间力量的支持，在世界范围内“打桩建网”，与新中间力量同向同行，应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努

<sup>①</sup>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in the Global Economy: Heavily Debated But Hardly Measured”. <http://www.oecd.org/industry/ind/MNEs-in-the-globaleconomy-policy-note.pdf>, 访问时间: 2025年3月28日。

<sup>②</sup> 沈明杰:《中资跨国公司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的生存环境——一个政治学的分析框架》, 载《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20年第1期。

力方向。长期来看，只要中间地带强大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全局就盘活了，中国的大国外交之路就一定会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 结 论

随着中美实力日益接近，中美俄关系具备了战略三角效应的条件。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西方发起十几轮对俄罗斯的制裁，推动了中俄关系不断提质升级。特朗普上台后，一直致力于修复美俄关系，其核心意图就是释放中美俄战略三角效应，更好地服务于美国国内政治变局和对华战略竞争。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特朗普冲击波”更主要的影响力在于开拓了大国外交的新领域，体现了大国外交的新逻辑，大国无内政、外交非传统、竞争有底线成为大国外交逻辑新向度。

中美俄战略三角不同于中美苏战略三角，主要原因是中美俄战略三角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生态体系之中。这一新生态体系的特点是各国之间已经不再是壁垒分明的地缘政治，而是共存于开放的世界经济。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所有国家都被抛入一个各方面相互依赖和相互往来的全球网络之中，都不可能摆脱这一全球网络的生态体系而自处。克里米亚危机以来，美国及其盟友发动的对俄罗斯的制裁，导致俄罗斯陷入严重困难，急于突破困境。中国和美国的经贸摩擦也对彼此产生了深刻的冲击，各方都强调避免冲突升级，积极管控矛盾分歧。显然，中美俄战略三角与全球网络生态之间的互动关系，决定大国外交进入了战略博弈的新赛道，越来越强调优化大国外交生态，从中获取更有利的地位。

对于俄乌冲突和“特朗普冲击波”对大国关系带来的震荡效应，中国应确立大国外交新思维，经略大国外交新生态，积极争取新中间地带支持，打造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尤其是在统筹推动新时代中俄战略协作关系提质升级和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完善中俄和中美元首会晤机制，推动建立中美俄元首会晤机制，将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和新中间地带纳入中美俄战略三角框架，致力于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牢牢把握大国外交的战略主动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筑牢大国关系基础。

(责任编辑：胡冰)